

我小學畢業那年，統考前學校組織我們住校補課。一天，我丟了15張飯票，合計3斤12兩(舊制16兩為1斤)，是5天的定量口糧。我哭着跑回家，母親一聽慌了：“怎麼得了！這5天吃什麼？”

我沮喪地說：“不讀了！”
父親說：“雖然飯票丟了，但書還是要往上讀！”他立即從隊上的食堂稱來3斤12兩米。這是父母親兩天多的口糧，給了我。他們吃什麼？我沒要，咕噥道：“反正考上了，也供不起！”

“誰說的？我肩膀頂不起脊背頂！丟了幾張飯票就不讀書了？以後不知還要碰到多少難事呢！”60歲的父親着了魔似的把我拖到學校，把米交給學校食堂。

我擔心父母親餓肚子，中午又往家跑，卻看見他們在稻草樹下忙碌。生產隊的稻草扎在樹腰上，下面懸空，兩頭小中間大，呈漂亮的弧形，像一個巨大的球，雨再大都淋不進。時令已是盛夏，樹腰上只剩松松垮垮的稻草帽。父親見了我，十分尷尬地說：“捶點穀子！”說着，解開兩只稻草活結，把稻草橫擺在簸箕里，他們一個一個翻找。母親用拇指指甲小心翼翼地夾雜在稻草中的穀穗掐斷，放到身邊的銅臉盆里，又繼續翻找。然後是捶，接着，母親端起簸箕顛簸——揚棄禾葉、灰塵和癩谷，留在簸箕里的是一點點二皮谷。母親把二皮谷顛進

銅臉盆里——我掉了15張飯票，兩位老人要從稻草堆里找補，渡過難關。

我鼻子發酸，暗暗發誓努力學習。

全校只我一人考上縣里的重點中學——書本費、住宿費、伙食費全部在內，要42元，但父母親翻箱倒櫃，只湊了10塊錢。

幸好憑錄取通知從生產隊倉庫過了360斤口糧賣到糧站轉戶口，拿到20.88元；加上通知說一學期的學費可分兩次交，父親終於松了一口氣。

開學那天，父親挑着被子和木箱步行70里，把我送到老城區的永興二中。次日早飯後，全班同學坐船過便江去新二中的建校工地勞

錄取通知書



動，父親又送我到碼頭。上船後，父親突然喊：“站里一點！木箱挨着水面了！”說着，揷開五指擦眼睛。我心頭一熱，也淚流滿面。老人家目送我過了江，上了岸才轉身離開渡口。

期末考試前，找我搭鋪的同鄉同學讓我父親偷走了我的被子。等我把情況告訴班主任時，他已經跑了。

放假那天，到家已是傍晚，兩位老人還在禾場上剝金剛刺柴莖。父親說剝成片曬干賣給供銷社，5分錢一斤，用來湊下學期的學費。父親的手被金剛刺的倒鈎劃開一道口子，結滿紫黑的血痂。我心頭一酸放聲大哭，說書沒法讀了。父親驚問我犯了什麼事，我抽泣着訴說了被子被偷的情況。父親如釋重負，說世上只有做賊眼，沒

有防賊眼；被子沒了，書也要往上讀。過後補了一句：“你那同學太沒良心！”

次日早飯後，我要去找那個同學。父親說被子是要不回的，練練膽量也好。我跑了15里路打聽着找到那個同學的家，但門已上鎖，直到太陽快落山也沒開門。被子沒要回，那個同學也因此沒再去讀書。

春節後，我帶着舅舅給的一床被子和父親賣金剛刺柴莖的錢回校。此後4個學期，我們那一帶方圓幾里山上的金剛刺柴莖幾乎讓老父一鋤一鋤挖光了。

初中最後一學期實在沒錢入學，父親決定賣傢具。買主是父親的遠房表侄，姓胡，在煤礦下井。原先講好是30塊錢買三層桌，吃過飯後快要搬時，他提出要小衣櫃。父親說，小衣櫃是三層桌兩倍的價，但還是讓他抬走了。

父親目送表侄抬着賤賣的小衣櫃遠去，怔怔地收回視線，將15張2元面額的人民幣一張一張遞給我。

“攢勁讀書！”老父低聲叮囑。

我心頭如有春雷滾過。

初秋的一個下午，正在破篋的父親接過我的高中錄取通知書，沒看，額頭上的皺紋疊作一堆，苦笑着把通知書還給我，輕輕地吐出含糊的兩個字：“收好！”

我把通知書收好，一收，收到現在。
作者：廖天錫



高貴的失敗者

美國猶太裔作家索爾·貝曼在小說《赫索格》中設置的這個人物很有意思。赫索格已經四十七歲了，是學識淵博的大學教授，專長是思想史研究。他不是沒有熱情，也不是沒有追求，但他的生活一敗塗地。可以說這是反智主義的，但實際上，這本書非常具有探索性。赫索格離婚後娶了他的研究生馬德琳。按照他的理解，他對馬德琳付出了全部。馬德琳說自己喜歡住在紐約鄉下，他就用從父親那兒繼承的兩萬美元遺產，在馬薩諸塞州的路德村買

了一幢很大的房子。沒想到，馬德琳搬過去後，卻跟住在附近的電台廣播員瓦倫丁好上了。更不可思議的是，瓦倫丁還是他的朋友。這讓赫索格大為受挫。後來馬德琳要求離婚，赫索格也不得不同意。

按照傳統的邏輯，接下來小說會寫主人公一個人孤獨地思考，或者到處漫遊，等等。這部小說不是這樣寫的——赫索格還有一個情人，感情受挫後，他去找了情人。

在情人家裏，他受到熱情的接待。她讓他待在客廳，給他收拾房間。赫索格坐在那里忽然產生了一種文藝復興式的自尊，覺得一個人這麼可憐巴巴地等待是不行的。情人收拾好房間出來，發現他已經離開了。

赫索格漫遊了半天，內心沒有得到一絲確定性，最終，他決定殺死瓦倫丁。這個轉變是非常駭人的，從一名大學教授轉變成一個兇犯，這是一種毀滅，他要用毀滅的方式來消解自己所有的疑惑。

夜里，他拿着父親留下的手槍去了瓦倫丁和馬德琳居住的地方。他摸黑來到窗前，看到瓦倫丁在給他的孩子洗澡，孩子很小，瓦倫丁表現出來的那種慈愛、溫柔讓赫索格無法痛下殺手。這也表明，在內心深處，他還有一種很深的人文主義、人道主義情感，所以他放棄了殺人的念頭。

這部小說的獨特之處在於，赫索格比所有人都幸福。為什麼我會有這樣一種感受？赫索格經歷了這麼多所謂的失敗，但如果他停留在和前妻的生活狀態中，就可能生活在一個常態的倫理世界中。

我們大部分人的圓滿、幸福都是在社會既定框架中得以實現，並達到某種平衡的。這種生活平衡的人往往經不起否定。任何人對他的否定性介入，都會引發他極大的反彈，然後使他陷入空虛。

赫索格作為一個漫遊者，實際上通過自己不斷的失敗，反而真正地擁有了這個世界。所以，只能從荒誕的意義上去解釋這種不合常理、這種矛盾、這種不斷地墜落——每一次失敗，都能展現出一種真實的存在。

從這個意義上推導，赫索格擁有強大的靈魂，能夠一次又一次真正地接受失敗。這種接受的能力來自思索。他不停地給各種人寫信，不停地發出疑問。這不僅是一種自我疏解，也為他開啓了一個更廣闊的世界。

我們的社會是追求圓滿和成功的社會，這

將人大大地束縛住了。放眼望去，人們的追求千篇一律，差異性並不大，非常缺乏像赫索格這樣高貴的失敗者。

在《赫索格》中，主人公每做一件事情，其實也有自己的目的。比如，買房子是為了和馬德琳生活得更幸福，殺死瓦倫丁是因為他內心想復仇，等等。我們在生活中能不能不要太有目的性？這是在荒誕的背景下才能出現的問題，因為一切意義被解構後，當下就會變得具有極重要的意義。

作者：梁永安

一只破碗

趵突泉位居濟南七十二名泉之首，被譽為“天下第一泉”，也是最早見於古代文獻的濟南名泉。

趵突泉的泉水清澈、甘甜如汁，行人經過時常用手掬一捧泉水喝。附近千佛寺的一名老和尚見此情景，拿了一個有缺口的碗放在泉台上，人們就能用這只破碗舀泉水喝。

一天，有位富商來趵突泉遊玩，見人們用破碗喝泉水，心想：“如此靈秀之地，怎能放一個破碗？”於是讓隨從買來一只精美的瓷碗換掉了原來的破碗。

富商自認為做了一件好事，心滿意足地離去。但第二天，有人用瓷碗喝過泉水後就把它拿走了。其他人又只能用手掬水喝。

幾日後，富商又來到趵突泉，發現自己買的瓷碗不見了。正納悶時，他看到老和尚拿着一只碗走過來，用石頭把碗敲出了一個缺口，再放在泉台上。

富商忙上前問：“您為何要把碗敲破？名泉當配好碗，我前幾日就放了一只好碗在此。”

老和尚笑着搖搖頭：“好碗讓人貪心，很快就會被拿走，反而是我的碗，正因為殘破，所以誰都不會打它的主意，才能長久放在這里，供人使用。”

富商恍然大悟。

完美的東西並非適用所有環境，而適用的東西也無需苛求完美！



2022年3月9日，馬斯克在得州超級工廠門口迎接蓋茨。

能獲冠以“世界首富”稱號的人本就鳳毛麟角，而在這一撮人當中，馬斯克和蓋茨身上還有着一些相似的地方。二人都擅長縝密的分析，有着如激光一般全神貫注的能力，還有一種智識上的優越感，這種優越感漸漸演化成一種傲慢——他們倆都受不了愚蠢的人。所有這些特點彙聚到一起的結果就是，他們早晚得起衝突，而馬斯克剛剛開始帶蓋茨參觀工廠，衝突就爆發了。

蓋茨認為，電池永遠無法為大型半掛卡車提供動力，太陽能也不會成為解決氣候問題的主要技術路線。蓋茨說：“我給他看了一些數據，在這個領域，我顯然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東西。”他還在火星問題上讓馬斯克難堪。蓋茨後來告訴我：“我不沉迷於殖民火星，但他在火星問題上想得比較離譜，就好像地球上將會爆發一場核戰爭，所有殖民火星的人能夠因躲避戰爭而幸存。他們會回到地球，你知道嗎？就是等地球人自相殘殺之後，他們還好好地活着呢。”

不過蓋茨發現馬斯克打造的這座工廠相當驚艷，還有馬斯克對每台機器和流程如數家珍，這也讓蓋茨對他刮目相看。SpaceX部署的大規模星鏈衛星群從太空向地球提供互聯網服務，蓋茨對此表示欽佩，說：“他做成了20年前我在泰利迪公司想做卻沒做成的事。”在參觀結束時，二人的話題轉向了慈善事業。馬斯克表示，他估計每向慈善事業投入1美元，只會產生2美分的影響。而他可以通過投資特斯拉為氣候變化做更多有益之事。

蓋茨回答：“我給你5個項目，每個項目都價值1億美元。”他列出的待資助項目分別涉及難民、教育、艾滋病治療、通過基因驅動技術滅絕某些種類的蚊子，以及能夠抵禦氣候變化影響的轉基因種子。蓋茨在慈善事業上非常用心，他答應為馬斯克寫一份“關於這些內容的篇幅超長的項目描述”。

他們二人無法迴避一個頗具爭議的問題，就是蓋茨曾經做空特斯拉的股票，事實證明他錯了。他抵達奧斯汀時已經為此損失了15億美元。馬斯克聽說這件事後十分生氣，做空者佔據着他社交黑名單的核心地位。蓋茨說他很抱歉，但這並沒能安撫馬斯克的情緒。“我向他道歉了，”蓋茨說，“可是他一聽說我做空了特斯拉股票，就對我非常刻薄。”

這場爭論反映出二人迥異的心態。我問蓋茨為什麼要做空特斯拉股票，他解釋說，他預測電動車市場將供大於求，由此導致電動車

價格下跌。我點了點頭，但他沒回答我，為什麼要做空特斯拉股票。蓋茨看着我，好像我沒理解他剛纔的解釋。隨後，他還是回答了我，雖然他覺得答案不言自明——他認為通過做空特斯拉股票可以賺到錢。這種想法對馬斯克來說是不可思議的。他相信推動全球

的車輛電氣化轉型是他的使命，他把手頭大部分錢投入這個領域，哪怕這看起來不是一項很穩妥的投資。馬斯克在蓋茨到訪的幾天後問我：“一個人怎么能一邊說他非常關心氣候變化的問題，一邊針對其中貢獻最多的公司去削減他們的整體投資呢？這太虛偽了！要是一家經營可持續能源的公司失敗了，你難道還要從中漁利嗎？”

蓋茨在4月中旬又聯繫了馬斯克，他發來一份文件，文件內容是他提過的慈善項目，這份文件是他親自執筆的。馬斯克只回了一個簡單的問題：“你是不是還拿着5億美元的特斯拉空頭贏利呢？”當時，蓋

茨正和兒子羅里坐在華盛頓特區四季酒店的餐廳里，羅里剛剛研究生入學不久。蓋茨笑了笑，給羅里看了這段文字，徵求他的意見該如何回復馬斯克。羅里建議：“只要承認就好，然後趕緊換個話題。”

蓋茨試了一下，他回信息說：“很抱歉，我還沒有清空。然後我想跟你討論一下，我們可以在哪些慈善事業上合作。”

結果馬斯克不搭理他的提議。“對不起，”馬斯克立即回擊，“特斯拉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是貢獻最大的公司，而你卻持有大量空頭利潤，那麼我就沒辦法認真對待你在氣候變化方面的慈善事業。”

憤怒時的馬斯克會變得非常刻薄，這在推特上體現得尤為明顯。他在推特上發佈了一張照片，照片中的蓋茨身穿高爾夫球衫，肚子圓滾滾的。馬斯克的評論是：“你需要快速減肥。”

蓋茨實在搞不懂，馬斯克為什麼對他做空特斯拉股票這麼不滿。而馬斯克對於蓋茨的迷惑同樣感到不解，他在與蓋茨交流後立即給我發了信息：“在這一點上，我相信他絕對是個瘋子，說白了，他就是個渾蛋。我確實是想跟他交朋友的。”

不過對於馬斯克，蓋茨的態度則友善得多。那年晚些時候，他參加了華盛頓特區的一場晚宴，當時人們正在批評馬斯克。蓋茨說：“關於埃隆的做法，你怎么看都行。但在我們這個時代，在推動科學和創新的邊界方面，沒有人比他做得更多。”

文章摘自《埃隆·馬斯克傳》，作者〔美〕沃爾特·艾薩克森

做空特斯拉

